

抄本《西游记记》发微

胡 胜

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清代手抄本《西游记记》，作为晚出的《西游记》评点本，颇耐寻味。本来《西游记》的评点本极多。明末署名李卓吾评点的“李评本”往往借小说情节生发点染，“以痛哭流涕之心，为嬉笑怒骂之语。”（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·凡例》）其中不乏对作品艺术手法、人物形象精彩处的点睛，也不乏对《西游记》美学价值的肯定。清初康熙间汪象旭的《西游证道书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，构建了自己的“丹道”系统，开始以“西游”而“证道”。在其影响下，出现了陈士斌《西游真诠》（康熙三十五年刊）、刘一明《西游原旨》（嘉庆十五年刊）、张含章《通易西游正旨》（道光十九年刊）等系列评点本，此类评本批点者着眼点开始转移，倾向于所谓“《西游》，神仙之书也，与才子之书不同。……才子之书尚其文，词华而理浅；神仙之书尚其意，言淡而理深。”（刘一明《西游原旨读法》）原本属于文学、美学范畴的小说批评开始变味儿，至咸丰年间《西游记记》的出现，更是登峰造极。批点者汲汲于阐幽谈玄，济世度人，把小说变成了阐扬道法的工具书。

一

本书评点者怀明，自署“会稽山樵子”、“曹娥江渔翁”，身世不详，从署名看，应是江浙一带一位避世的隐者，对道教内丹心法颇有心得。批点的时间则在清咸丰年间。批点形式有回前评、回末评、夹批、眉批。批点者按照九九八十一难把全书分成若干单元，从第九回开始在回目下标明“难簿”。

统观全书的评点，第一个特点是，围绕批点者视西天取经过程为内丹九转功成过程的大旨展开“无微不至”地分析。前此的《西游真诠》等批点者往往注重宏观的阐释，从整体情节上着眼，而《西游记记》则无所不致。仅从字数上看，此书是《西游记》所有评点本中字数最多的，有些章节评点文字甚至远远多于原文。

书中的山川草木、花鸟虫鱼、妖魔鬼怪、刀枪器械、人物服饰在批点者眼中均有所指，“暗藏密谛”。如兵器法宝：孙悟空的金箍棒大小随意，变幻无方，评点者云“针摠耳，耳息即肾息也，镇底神针于肾，所谓原本须珍藏，故用时方可取出，不用则退藏于密曰定”（第十四回）；猪八戒的九齿钉耙被解读为“钉耙者丁神，即六丁神”（第十九回眉批）；二郎神的三尖两刃刀则成了“心也，心之苗……心印之

神锋也”(第六回夹批)。至于山川草木同样别有寓意,如“四海”,批点者是这样解释的,“《灵枢经》曰:人身中有四海,脑为髓海,冲脉为血海,膻中为气海,胃为水谷之海”(第三回眉批);高老庄的所在地乌斯藏则解释为“从两肾关窍一条髓路,上至脑后玉枕为乌斯藏”(第十九回);鸟巢禅师栖身的香桧树居然“是顶上百会穴”(第十九回)。衣冠服饰最典型的是沙和尚,他项下所佩骷髅项链居然是“项下喉珠一串,阴维阳维之脉道”。而小说人物,也几乎是每一位都别有寓意。象“八戒,情也,木也,色也。汞也。实是命也。行者金也,空也,性也,铅也”(第十九回)。沙和尚“是经曰脾部之官,属戊己”(第二十二回)。至于配角,如满堂娇“乃眉心印堂法相”(第十回);东来佛祖“乃膻中,在两乳间者”(第六十六回眉批)。甚至就连一个普通小妖也不可随意看过。前此《西游证道书》、《西游真诠》等批点者只是将几位主要人物对应阴阳五行,远没有像本书这样将所有人物囊括殆尽。

实际上本书所有的评语都贯彻着“取经之道不离一身务本之道”(第二十三回)的评点宗旨,即认为原书的文字都不离修行,一切都是为九转丹成服务的,这也就难怪评点者不遗余力地洞幽烛隐,大讲特讲了。因为在评点者眼中“《西游记》,天书也,奥妙奇方,无般不载,泄诸经之所未泄。……特以道传久晦,如果明言直指,却不容全盘托出,虽欲面命耳提,又转恐骇惊凡目,故以戏言寓诸幻笔,使无知贤愚不肖,皆能寓目以为逍遥游,得有大智慧大因缘人,参以修之悟之,登此慈航……”(任蛟《西游记叙言》)而他细致入微的评点是使“天书”《西游记》通俗明了,成为慈航普渡的最佳途径。

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融汇三教。在全书的评点文字当中,涉及道教的主要经典《道德经》、《南华经》、《参同契》、《悟真篇》,儒家的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,佛家的《金刚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楞严经》……这些经典教义,在批点者不仅熟练应用,而且达到近乎水乳交融的地步。这一点应该和评点者认为《西游记》为张紫阳所作有关。书中有两处文字明确指出《西游记》作者为北宋张伯端(第七十一回、第一百回)。这相比于前此诸书所认可的丘处机著《西游记》之说算是一种新的发明;而且对于评点者融汇三教的评点方法,也能做出合理的解释。因为张伯端一直将三教合一思想贯穿于内丹修炼法则之中,倡导“先以神仙命脉诱其修炼,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,终以真如觉性遣其幻妄,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源”(《悟真篇》)。所以,评点者本着三教一理的思路,进行深入的阐发。一方面孜孜于自己的道家心法内丹学说,一方面儒、释学说照引不误。

本书第三个特点是评点形式别具一格,大量使用诗词曲赋。这一点也是前此批点所没有的。评点者在回前评中喜用词曲,但前半部分数量不多,基本一至两首为限。可从第七十二回开始几乎全部改用词、曲、赋作为诠释文字。仅第七十二回用过的词牌、曲牌就有[画眉序]、[滴滴金]等八个。唐僧身陷盘丝洞,悟空发现险情,“见丝绳缠有千百层厚,穿穿道道却都是经纬之势”,夹批便是一首[画眉序]:“纪绪纬纶经,首甲乾纲势缘督,这穿穿道道密密层层,骨都都凤杼龙梭,缠屡屡飞银进玉,春留玉洞传消息,眉宇间帘开慧目。”如果抛开文字的优劣不论,这种形式在

小说评点中具有开创性。

综观以上几点,我们不得不说,在《西游记》问世后诸多评点本中,《西游记记》较为别致,堪称《西游记》评点的集大成者。

二

《西游记记》关于《西游记》评点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:

其一,关于《西游记》深层意蕴的挖掘,是对其价值的肯定,有利于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,改变传统观念。

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当中,小说一向是难登大雅之堂的“小道”。尤其是《西游记》这样被视为荒诞不经的神魔小说,更是为人所轻。甫一问世,“荒诞不经”、“太无脚地”之类的攻讦之词便不绝于耳。而一些有识之士,则抛弃世俗偏见,开始有意提高小说社会地位,他们能做的就是深入发掘小说的思想意蕴,努力使小说从“小道”中超脱出来。为小说作品获得社会认可努力发掘、提升其实用价值。这一点陈元之、谢肇淛等人做了不懈努力。早在万历二十年刊刻的世德堂本序言中,陈元之便指出“此书直寓言者哉!……谈言微中,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”;谢肇淛紧接其后,大讲《西游记》“盖亦求放心之喻,非浪作也”(《五杂俎》卷十五“事部”)。他们的推崇,一定程度上是想为初出茅庐的《西游记》争得一席之地。这二人的说法都有其合理的一面。谢氏的“求放心之喻”又与当时阳明心学的基本思路一致——收束被外物迷惑的放逸之心。至李卓吾评本这一点又得到进一步加强。李评本在前两者基础上的推而广之,进一步把握了创作者的文心所在。一方面针对形象的社会意义加以阐发,使创作者悲歌傲世之意尽显无遗,一方面又充分注意到形象的哲理蕴涵,洞微烛隐。

在此点上,《西游记记》的评点者,与他的前辈们有着一致的认识。他进一步突出小说的价值,强调《西游记》“不与稗官等”,并且婆心劝世,第二十二回行者的一段话被他发挥为:“一部西游逐渐行者,节次工程点化凡胎幻泡。不是一番寒彻骨,怎得梅花扑鼻香?”第九十八回更是大呼:“吁!人自有生世场,分明出胎后一场大梦,演做一台诤戏耳。仙师故以慈悲梦兆寓意戏言,言真戏假,指点梦徵,娓娓告之,切切劝之。声声棒喝,快醒快醒!这回乃西游记之眼目,所为冷眼觑条目,总无限热心肠,何等痛切!以唤凡世也。何等悲切,以度凡心也!直至凌云渡脱胎,种种灾难基于此矣。”点出了《西游记》“以戏言寓诸幻笔”的实质。尽管评点者以金丹道法阐扬《西游》奥义,在今天看来有误入歧途的嫌疑;但在当时人理解或关心的范围内揭示了小说的价值,对于小说地位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
其二,对小说中某些人物情节的解读,颇富启发意义。第十八回回前评中小字注:“玄奘,卯也,与高庄悟能之亥木一气,是以常时爱护八戒。”第十九回诗“心猿降得木龙归”,他解释为“木,青也,龙,汞也,此乃真铅制真汞”,进一步解释说,“八戒,情也,木也,色也,汞也,实是命也。行者,金也,空也,性也,铅也。”第二十七回唐僧怒斥悟空:“只你是人,那悟能、悟净就不是人!”评点者发挥为“木也,土也,不及申金,木雕土塑,其何能行?”第四十四回悟空车迟国恶作剧戏耍三仙“且

回去照顾八戒、沙僧一同来耍耍”，评为“寻僧者，擒真铅也；灭道者，制真汞也。”再如第五十七回对真假行者的界定，不论是从文字表象，还是从寓意层面都可谓一语中的。

在读者看来，西游一行一师四徒，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人际关系，唐僧与悟空、八戒，悟空与八戒、沙僧、白马，至于唐僧师徒与形形色色的妖怪之间更是有一种特殊对应。唐僧对悟空又打又压，对八戒爱护有加；八戒对悟空爱恨交加；沙僧对师父忠心耿耿，对悟空心存疑虑；白马对悟空崇敬有加，可以说各揣心腹事！众妖怪和悟空等之间的对立，有些是绝对的，有些是相对的，我们可以从角色设置，人物性格发展等不同角度对此进行诠释。但《西游记记》却从阴阳五行，攒簇内丹的角度进行了分说，堪称别具一格（这一点却又不是空穴来风，因为《西游记》文本当中本不乏金公、木母、姹女、婴儿类金丹术语）。以此解释师徒、妖魔之间的恩恩怨怨，耐人寻味。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循此思路，进行解读。

三

在《西游记》评点史上，《西游记记》作为晚出的集大成者，代表了一种另类趋向——悖离审美，远离文学。不再以审美的眼光去审视文学作品，脱离了文学批评的语境，颇有些自说自话的意思，并且稽幽钩玄，无处不在，大有六经注我的味道，比如通天河中的灵感大王，本是观音莲池中的宠物金鱼精，批点者为了强牵己说，居然把它说成了鲤鱼精（第三十四回夹批：“通天河鲤鱼是理也，性也，通矣”）。更可笑的是，悟空大闹五庄观，石狮子砸漏油锅，小童们脸上烫了几个燎浆大泡，居然也成了“如梦幻泡影。丹之闪烁初凝其状如斯”（第二十五回夹评）。类似的牵强附会不在少数。这一点，和《红楼梦》评点中的索隐派颇有几分相似。某种意义上，可以看作由原著衍生出的再创作，小说成为传“道”的工具，这一点，恐怕是《西游记》创作者当初未必能预料到的。

其实评点者一开始就陷入悖论：如果把《西游记》仅当小说看，恐怕小说应有价值得不到承认；但如果过分强调“载道”的社会功用，又离文学本质越来越远。这一点，李评本做得较好，而《西游证道书》尽管开始大阐金丹道法，但还是没有忽略作品的文学性，时时对小说情节结构做出独出心裁的解析。到了《西游真诠》、《西游原旨》，就完全忽略了作品的文学性，而《西游记记》更是达到了极致：“盖此内有成仙了道之奥妙，发明万物之奇方也”。

如果说晚明的特定文化背景造就了文学批评小说评点，小说评点形成了以鉴赏为中心的批评传统，以阐释思想艺术内涵为己任，形成了一种“文学的自觉”（当然，我们也无法忽视商业化的介入），使小说评点热闹非凡。纵观评点者队伍，蔚为壮观，书商、文人、官僚，济济一堂。那么至清代，这一状况有了很大的转变，至少在《西游记》的评点中又加入了一批宗教徒（如汪象旭、刘一明等皆为全真弟子），借小说评点而立言，转而为传道，而且愈演愈烈，这一现象值得深思。